

七律四首

■王芳信

抒怀

也曾幸运也曾蹊，凹凸兼行七十年。
 少跃龙门人祝颂，老牵黄犬自怡然。
 功名小小初心在，翰墨峻峻傲骨悬。
 社稷民生恨无力，送孙上学一天天。

衡南二中初 64 班 50 年一聚

有缘却似总无缘，南北东西五十年。
 见面问名群握手，抚心叙旧慨连篇。
 青葱曾奏中兴曲，白首永期家国圆。
 母校惊迎翁媪客，访师留照夏初天。

南行

三翁裹袂赴南国，亦是游游亦访邻。
 学友长迎山水暖，师儒重话世局新。
 宾朋有咏当倾盖，粤海无花不焕春。
 景点多多情满满，主人一路护陪频。

念德操师

君居粤海我居湘，一别师生五十霜。
 风采长留人健否？蜜桃遍树各芬芳。
 德呈天地尧为祖，操律吾身舜是纲。
 犹记课余同一好，沿江散步借冬阳。

我期待着这样的见面

■刘淑贞

春天，就应该去看一场又一场的花开，看它们前赴后继，看它们姹紫嫣红，看它们热闹又安静，看它们欣喜又平常。

草芽色、鹅黄色、浅粉、浅紫、酱红、金黄，把春天染成了一幅油墨彩画。草木诗心一直在我内心占据一席之地，看花看绿已是每个季节不可或缺的仪式感，当然，这个春天我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感。我感觉，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我、催促我：走到春光里！

中洲公园的海棠花是最先苏醒的。记得那次与雪儿散步，我们惊喜于那一瓣瓣的绯红点染了枝头，感觉时光一下子就生动起来。我们喜悦着，海棠花也喜悦着，好像那天就是为了要见面的，一朵朵的花儿，开成了一首首的小诗，春天当了韵脚，我们成了其中的一个词。

我一直都希望与光阴与岁月相安相喜，与春天共谋一场花宴，我在来的路上，春天也正在哒哒赶路，要赶在一朵花开之前。

市区陆家新区中心公园的梅花，还没等绿叶反应过来，就先开成一簇簇、一堆堆、一叠叠、一树树，似乎它懂我的偏爱与执念，更懂我内心需要寻找的一份暗香静气。在梅树下徜徉，有缕缕梅香上上衣。那一天，我用手机拍了很多张照片，发了朋友圈称“梅花半树春半树”，也更新了公众号：一树清绝梅正开。

花开的季节，起笔落笔都觉得是美，美从中来，美又从中生。去年我就在真慧姐姐的朋友圈

里领略了衡东洙水河畔之风情，油菜花之灿烂，好友轻云也多次提议春天应该去探望一次洙水。有了前期充分的铺垫，衡东洙水之行也成了没有理由可拒绝的一次出游。

温柔的风吹动洙水的河面，清晨氤氲的空气中是薄薄的一层朦胧感，两旁的油菜花开成了漫无边际的花海，远远望去是一片金色的世界，耀眼夺目。望着田野里此起彼伏的油菜花，我的心也随之荡漾。它们努力地开着，热烈着又平凡着，但它们拥有着自己的精彩，把最美的味道奉献给了餐桌和舌尖。

三月好花月，日日衔花来，没有哪个季节可以与三月比拟。三月八日妇女节，单位组织去杉桥镇白石园村踏青。一座老屋前，我看到了一树洁白的李花，小小的花瓣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清新极了，美得那样纯粹。不可否认，我爱上了那树的洁白，我知道这一树李花是开给老屋看的，是开给老屋里的人看的。它每年都会在这里陪伴老屋和老人，点缀着老屋的光阴，安静又淡然。我看了一眼，心下便怦然一动。每一朵李花都开着笑眼，那是给老屋增添的生机，给老人的日子增加的缤纷。

接下来的日子应是桃花、樱花来赴春日之宴，我期待着这样的见面。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。还有老家的草籽花？也应该开作田间春一朵，待我下次回老家，也应该好好和春叙叙，说说春天里那些花开的故事。

春光无限好，但愿未负卿，但愿卿未负！

“吃草”的春天

■韩 河

周末和节假日，去东镇的菜地搞劳动成了生活的一个常态。

三月，是种菜的重要时段。一旦落几班雨，出几天太阳，各种蔬菜就争先恐后，茁壮成长了。这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是，各种杂草也疯长，如不及时拔除，就会“见草不见菜”，更有甚者，长此以往，让草们长得成了势，盘根错节，相互纠缠，再想清理，难度就会成倍上升，以至于令你失去信心。

老吴就是这么个生动的例子。他雄心勃勃的种菜大计就是被杂草丛生所打败的。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：杂草可以用来做肥料。想来也是不错的。但他并不是将扯出来的草放到沷眼里沷肥，或者聚在一堆烧成草木灰，而是直接掩埋在土里，寄望于它们自然腐化成肥料。其结果就是，草还没全化成肥料，就稀稀落落地与新生的杂草一道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，让娇嫩的蔬菜们没有了生路。这就令他的内心大受打击。现在，他已彻底放下了做一个新菜农的念头。

我们没有贪多求全，而是精选了几个品种。这样就既不容易累着，也有收获，有成就感。比如，这个时节看上去就特别赏心悦目。新鲜可口的生菜，就是我们的最爱，择好洗净，放在烧开的泉水里烫熟，加入一点香油和生抽，就是一道好菜。当然，还有小白菜、菠菜等。

生菜籽撒下去，不久就会发芽，然后密密层层地长上来，那种茂密而又葱茏的模样就十分可爱。这时，就要及时分茇。因为菜芽本身长得

矮小，除草就尤为重要。拔草之前，我喜欢先给它们拍照，以便于前后对比，看看劳动成果。

像拔草这样的田中劳作，都是一些慢性子的事，既不能逞能，也不得心急火燎。拔草的时候，我选择“亚洲蹲”，为的是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分配，然后分区域一小片一小片地拔，不想有多快，就是要达到“寸草不生”的目标。或者索性翘着屁股，左右手轮流撑地，一根一根地拔草。这要周边没人才敢，否则又要惹人笑话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时间稍久就腰酸背痛。

去年搭建的丝瓜萝还在，歪歪斜斜的，逗人笑话。但是，拜它所赐，我们也能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鲜丝瓜。我把缠绕其上的枯藤逐一清理，准备再找几根合适的树枝、扎丝给它好好整整。我好歹也是一个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农夫了，总要有所进步吧。话又说回来，谁又不是在劳动中学习、总结和提高的呢？

这天，我又给它们施了点农家肥，最后，又摘了一些香菜和“菜缝子”收工。香菜就是吴伯箫在《菜园小记》里提到的“在散发脉脉的香气”的“芫荽”，我们也叫它盐水草。对它的香气香味，人们可谓爱憎分明，爱的爱到骨子里，不爱的则是避而远之。可见，世间万物，到底好坏如何，竟是这般因人而异。而“菜缝子”，实际上是一个泛称，就是在老的茎上长出的嫩枝嫩叶。很多蔬菜都“抽缝”，也叫“菜苔子”，比如油菜苔、红菜苔、白菜苔等。它们烫熟了，就是我的晚餐。

春天，还真是一个“吃草”的季节。

清泉山雨中怀洛夫

■甘建华

五年前那场瓢泼大雨，下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停息，一如我们对诗人洛夫先生的追念。

3月19日，衡阳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相聚在衡南县泉溪镇泉长村内的清泉山上，这儿其实就是我们和洛夫先生共同的家乡衡南县的发祥地。早在清朝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，衡阳县东南境析置清泉县。这个县名用了157年，直到民国二年(1913年)，清泉与衡阳再度合为衡阳县。1952年4月，又在原清泉县域复置衡南县——因其位于衡山南面之故。

清泉山方圆只有1.5平方公里，海拔只有158米，但雄峙衡阳城区东面，成为一方山水胜境。乾隆《清泉县志·地理志》载：“清泉山，在城东三十五里，其下有泉，溉田千余顷。山上有古城寺，明成化年间自城中移于此。”同治《清泉县志》说法稍有不同：“清泉山，县东四十里，山有清泉，溉田数千顷。”它同时明确指出：“(清泉)县以此得名。”在上山牌坊路左，可以看到近年新起的一座听泉亭，如果你有雅兴，不妨打上一桶清泉山的水，回家烹煮今春新茶，体会白居易《山泉煎茶有怀》的诗意：“坐酌泠泠水，看煎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。”

清泉山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最初的文字见于清泉首任县令江恂的《清泉山》一诗：“好山初识面，乘暇一来过。精舍依岩小，寒松傍岭多。云阴长不散，泉味近如何。定有山灵笑，尘心负薜萝。”七年后，江恂所修《清泉县志》成书付梓，内有致仕回乡的衡阳籍台湾道刘良璧所撰《清泉山记》：“清泉山脉，发于郴(州)，委蛇千余里，至邑之零(邛)泉乡，而一峰耸出，有泉环流，荫田数百亩，虽旱不竭。志地者往往叙之，而乡人或不知也。”“邑侯广陵江君必欲亲诣其地，因公跋涉，凡侧近之山，扞萝越险，寻求殆遍。一旦考究得之，确切无疑。微论远近童孺，皆能指而名之矣。盖千百年地灵，乘国家景运而开，非偶然也。”因对这座山的喜爱和吟咏，后世衡南文人多有以“清泉”结社或自为名号者。

清代还有另一位名士朱佩连，曾作《清泉杂咏》十六首，吟咏地方风物与山川名胜，其中一首状写清泉山：“清泉山下出泉清，万顷鄱湖逗一泓。醺醺见珍张载赋，原来缩酒贡南荆。”诗中的醺醺即今日衡阳有名的湖之酒。西晋文学家张载《鄱酒赋》云：“昔闻珍酒，出于湘东，丕显于皇都，乃潜沦于吴邦。”两汉时期，鄱酒即已成为贡酒，堪比今天的茅台、五粮液、杏花村汾酒的响亮名头。有人甚至考证，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对饮的酒，极有可能就是衡阳的鄱酒。据说历代赞美鄱酒的诗文达三百余首(篇)，可见衡阳之为中国黄酒发源地所言不谬。

由衡南诗人罗诗斌(法卡山)发起的清泉山诗歌朗诵会，邀约与会者包括我和小说家周琴(一枚糖果)，绝大多数都是衡南县籍人士，也就是古清泉县子民的后裔，这使我们对这座山有着格外的亲近感。洛夫先生是衡南乡贤，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尽人皆知，但他有没有来过清泉山，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想来他至少是知道清泉山的。

“天下名山僧占多。”今番我是第四次登临清泉山，看到山头上的古城寺，遽尔想起以往读过洛夫先生写寺庙的诗歌，包括《金龙禅寺》《山寺晨钟》《夜宿寒山寺》《夜登普门寺》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《背向大海——夜宿和南寺》等，一时间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可能许多人读过《洛夫禅诗》，他的诗中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，同时又将禅学与超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，意境悠远，豁达自信，显示出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。

同样的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清泉山上古城寺住持莫凡法师，居然是洛夫先生的忠实粉丝。罗诗斌前天告诉我，法师当年在洛夫先生仙逝时，曾作一首悼念诗《一杯苦丁茶——寄洛夫先生》：“一杯苦丁/沸水冲了又冲/从青年冲到中年/泡了又泡/从中年泡到老年//怎么还是/不失乡色/不失苦丁//啊，这一辈子/就好这一口/这苦丁/这乡色//冲了又冲/泡了又泡/不能倒掉/那是我的中华魂”。可惜，我之前主编出版《洛夫纪念文集·诗歌卷》时，并不知道有这样一首诗。如果那时知道了，一定会将之收进这个国际性诗歌选本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首禅诗，它自然就会流传开来。今后追念洛夫先生时，相信会有人想起今日清泉山诗会，想起洛夫先生的乡愁名篇《边界望乡》《回乡偶书》《伤逝——又见衡阳老屋》，曾经在清泉山的上空回响过。

对于洛夫先生的怀念，一直长存在家乡衡阳人的心中。近日，由我主编出版的《祖先的山水清明》一书，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部怀人忆往纪念先贤的文化地理散文选本。书中收有洛夫先生的《梵诗祭母记》，还收有著名诗歌评论家李元洛先生的《读〈湖南大雪〉致洛夫》，他们各用第一人称的口吻，道尽了衡阳儿女的情和爱、痛与恨。

三月风柔，放眼衡阳四野，春深似海，桃李花开，油菜花更是蓬蓬勃勃，而那人却还未自天涯归来。在霏霏细雨的清泉山，我们吟诵洛夫先生的诗歌，感受前辈诗人非同寻常的文学魅力，我们都是幸福的人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愿每一个读到这篇文字的人，静宁见春，社猷并茂，一路繁花似锦。